

【五】 湖南文庫 教科書

華國文學

(1)

湖南文庫編輯出版委員會 編



〔清〕李星沅 撰 王繼平 校點

李星沅集

(二)

湖湘文庫編輯出版委員會

岳麓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星沅集/(清)李星沅撰;王继平校点.—长沙:

岳麓书社,2013.5

ISBN 978-7-5538-0074-5

I. ①李… II. ①李…②王… III. ①李星沅 (1797~
1851)—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7296 号



湖湘文庫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李星沅集



出版发行 岳麓书社

网 址 <http://www.yueluhistory.com>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47号

邮 编 410006

电 话 0731—88885616(邮购)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960×640 1/16

印 张 82

字 数 955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38-0074-5/C·14

价 174.00元

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更换

址: 长沙金州新区泉州北路 100 号 电话: 0731—87878880

编: 410600

ISBN 978-7-5538-0074-5



卷十九 江督

河库动用减平银两折子

奏为河库减平银两，查已抢险动用，据实缕陈，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奉命兼权河篆，到浦视事后，筹堵义河等坝，需用尚多。河库正杂存银共止四万六千馀两，尚有减平在内，当经附折奏明，一面饬查扣存银数实有若干，确切详报去后。兹据河库道法良会同淮扬、徐州、淮海、常镇各道详称，遵查河库减平一款，陆续扣存银二十三万馀两，业为抢办险工先后借动，现存仅剩零尾。缘南河工用，查至道光二十七年止，共不敷银八十八万馀两，本年大汛工需，详经前河督奏准，添拨银五十万两。讵交伏秋，洪湖异涨，里、扬、堰、盱各厅工程例用既已增多，接启林家西、义河、车、南、中、新、昭关等坝，及现在筹堵之需，均非常年所有。而黄河盛涨，各处堤扫，皆有刻不可缓之工，其时拨款不充，即以减平银两抢办，具详请奏前来。臣查该道等所详，均属实在情形，惟扣存减平银两向系解部之款，既因抢工动用，即当随时奏闻，不容稍存隐饰。至此项借款能否于来年岁料银内节省补还，抑应作何办理之处，容俟拨款解齐，通盘筹画，再行确核具奏。所有河库动用减平银两缘由，谨查明据实缕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初二日具奏。

奉朱批：“该部知道。钦此。”

河营参将要缺请仍以前拣之员升补折子

奏为河营参将游击要缺，仰恳圣恩俯准，仍以前拣之员升补，俾资修防事。

窃照江南河营参将李胜参革遗缺，经前河臣潘锡恩以淮扬河营游击吕邦治题请升补，嗣经兵部议覆：“该员升补游击，尚未引见接札，且奉旨以应升之缺升用日期在李胜参革出缺之后，与例未符，应毋庸议。”奉旨：“依议。钦此。”自应另行遴补。惟查河营参将统辖黄运湖河二十二营，督率修防，催趱漕船，事繁责重，为南河武职第一要缺，必须明白全河形势、勤干有为之员，方克胜任，未敢稍涉迁就，致滋贻误。臣与前河臣潘锡恩往返熟商，详加遴选，一时实难得人。惟查有淮扬游击吕邦治，现年五十八岁，河南罗山县人，系由河兵出身，老成干练，晓畅机宜，道光二十六年补授今职，因有经手公事，未及送部引见。二十七年防守大汛出力，钦奉谕旨：“着以应升之缺升用。”以之升补河营参将，虽与例稍有未符，但人地实属相宜，河工关系甚重，应行专折奏请。从前张兆、卢永盛等均于未接游击札付之时奏升参将，历蒙恩准在案。合无仰恳天恩，俯准仍以吕邦治升补河营参将，洵于修防有益。所遗淮扬河营游击一缺，分管下游十四河营工程，亦关紧要。查有候补游击安振业，现年四十三岁，江苏丹徒县人，由行伍递拔三江营守备，捐升河营游击，分发南河。该员年富才敏，修防谙练，并无违碍处分，拟请补授淮扬游击，亦堪胜任。如蒙俞允，即当分别送部引见，恭候钦定。臣为要缺得人起见，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初二日具奏。

奉朱批：“另有旨。钦此。”内閣奉上諭：“李星沅奏河營參將游击要缺仍請以前拣之員升補一折，江南河營參將准其仍以呂邦治升補，所遺淮揚河營游击員缺，即着安振業補授，均着送部引見。該部知道。欽此。”

河員代交賠項已逾七成，懇俟補官扣廉折子

奏為河員代交賠項已逾七成之半，其餘無力措繳，稟請奏恩天恩，俟補官日以廉俸全數扣抵，恭折仰祈聖鑒事。

竊查接管卷內，南河候補同知張漢有應繳伊故父張井前在江南總河任內分賠挑切關孟兩灘銀十一萬六千五百十六兩零，于道光二十四年五限屆滿，除將房屋、衣物變抵并完繳共銀一萬一千餘兩外，尚有未完銀十万零五千五百餘兩。經工部核議，張漢究系代賠，與本身應賠者有間。該員已丁憂回籍，奏奉諭旨：“着俟服闋後勒限二年完繳，倘限滿不完，即行照例革職嚴追。欽此。”咨行欽遵在案。茲據河庫道法良詳據委署揚河通判候補同知張漢稟稱“職于二十六年八月服闋到工，以代賠之款國帑攸关，豈容悬宕。復向各亲友處盡情告貸，兩年以來又陸續繳銀三萬二千六百八十五兩零，連前共繳銀四萬三千六百九十四兩零。茲限屆滿，无可設措。所有未完銀兩，稟請轉詳奏恩天恩，俯念系屬代賠，力難全繳，准俟補官日將應得廉俸全數扣抵，以期繳項漸清”等情，該道覆查属实，轉詳請奏到前河臣移交前來。臣覆查此案賠項完繳已逾七成之半，并先經陝西撫臣查明該員家產盡絕，并無隱寄，取結送部。其未完銀兩可否俟該員補官日以廉俸全行扣抵之處，出自聖主鴻慈，謹據詳恭折具奏，伏乞皇上聖鑒，敕部議覆施行。謹奏。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初二日具奏。

奉朱批：“另有旨。钦此。”内阁奉上谕：“李星沅奏河员代交赔项已逾七成以上，其馀未完银两请俟补官日以廉俸扣抵一折，着工部议奏。钦此。”

附奏通饬河工员弁各驻工次片子

再，查南河四道管辖同知通判二十三员，缺分繁简不同，里数远近不等，要皆各分汛地，例应常年驻工，随时实力修防，斯为无忝厥职。近年以来，惟徐州常镇道属十厅照旧分驻工次，至淮扬道属七厅、淮海道属六厅率多聚处清江厅署，几同虚设，非遇盛涨抢险，皆不到工，因而实任佐杂各官、营汛备弁，协防鲜不尤而效之，视堤防如传舍，即奉委防汛，候补人员亦多安坐寓中，并不亲往帮办，殊非慎重要工之道。且清江人稠地隘，风气虚浮，厅员本有职司，乃若一无所事，游戏征逐，耗费实繁。甚或竟尚夤缘，希图侵冒，群居终日，弊不胜言。吏治、河防均有关系。臣已严饬该管道将，即令实任河厅文武员弁，务各亲驻工次，不准在浦逗留，自耽安逸。其馀防汛委员均应到工办事，借资照料。亦免惰游，违者分别参处。又淮海兵备道旧驻海州所属之安东县，原为弹压海疆，近亦常年在浦，并饬河务稍定仍当前往安东，随时督饬，俾地方狱讼早结，缉捕加严，上副朝廷分职任官之意。谨附片缕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所奏极是。另有旨。钦此。”内阁奉上谕：“李星沅奏河厅员弁多不驻工，现饬亲驻工次等语，所奏甚是。河工厅汛员弁责在修防，必应时常驻工，克尽职守。若如该署河督所奏，淮扬、淮海道属厅官率多聚处，清江厅署几同虚设。非遇盛涨抢险，皆不到工，佐杂营弁及委员等亦多效尤。如此旷官，所谓职守者

安在？况清江人稠地隘，风气虚浮，该员弁等群居聚处，弊不胜言，于吏治、河防殊有关系。该署河督现已严饬该员弁等各归工次，不准在清江逗留。嗣后仍责成杨以增于到任后，严行查禁，务令各守本汛，实力修防，不得稍有旷离，致滋贻误。且此等恶习，相沿已久，甚属可恨。杨以增甫经莅任，无所用其回护，务矢公忠，毋顾嫌怨，力加振作，悉除旧习，务期焕然一新，庶于吏治、河防两有裨益。凜勉为之，毋忽。钦此。”

附奏察看现署总兵田浩然， 请俟年底考核折子

再，臣前奉上谕：“江苏苏松镇即着现署之副将田浩然署理，仍着该督察看能否胜任，再行据实具奏等因。钦此。”臣查该署镇田浩然到任以来，洁己自持，丝毫不累营伍，一洗水师恶习。凡遇统带将备捕盗重洋，即当风浪腾轩，晕吐皆所弗顾。春间防护海运亦能奋勉耐劳，较之前任总兵尚为有勇无怯。惟洋面盗踪出没，总未能堵截肃清，虽称出力之员，仍鲜得力之效。臣筹海无济，愧愤方深。设以要缺总兵，察看稍有未确，更何颜仰对高厚。无如将才难得，水师尤难。即狼山镇总兵皂陞现蒙简调四川重庆镇总兵，止可俟王鹏飞到任，交替委署，已觉乏人。况苏松重于狼山，每多盗船伺劫。诚如奏奉朱谕：“江南水师之不振，其谁不知等因。钦此。”必得该总兵熟悉情形，力图整顿，随时相机督剿。若遽易生手，或尚不如田浩然，更恐无从措置。臣是以迟之又久，慎益加慎，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敢游移两可也。拟俟年底考核，再将现署苏松镇总兵田浩然能否胜任，一并据实具奏，伏候圣裁。合先密片上闻。谨奏。留中。

附奏办理洋盗情形片子

再，江省洋面盗氛未息，叠饬镇将堵剿，并咨提臣督办，臣于起程出省折内即经附奏在案。查盗船踪迹来去无常，大海汪洋迥非陆路可比，围捕则患船少，堵截则患兵单，兼之我出彼归，我劳彼逸，一时甚难收效。臣与抚臣、提臣往复筹度，计非添船添兵，不足大加惩创。前据苏松太道暨上海县来禀，洋盗近因兵勇数次剿击，竟敢逞忿报复，乘我遭风击损之兵船尚未修竣，屡获胜仗之勇船分起护解船犯前赴上海，巡洋兵勇无多，辄由浙洋洋南渔山倾巢而出。追夺船犯不及，适商船三十餘号连舷在洋，致有围劫之事。并先准抚臣咨会，上海船商以近年商船被劫甚多，水师救护不力，赴巡抚衙门呈请奏明会剿，意在沿海舟师同时大举。措词难免过激，惟事关洋盗叠劫商旅，受害非轻，臣日夜焦思，恨不能灭此朝食。当即密札上海道县添雇高大坚固之广船六只，会合原派兵勇飞速出洋；一面咨催提臣尤渤驰赴崇明十滧，相度机宜，指麾督捕。近据营县禀报，官兵勇船甫经会齐放洋，盗船即闻风远遁。所劫商船间有乘隙驶回者，馀为盗匪裹胁前至浙洋普陀山一带藏匿。臣接阅之下，倍深发指，又经飞咨提镇添派都司施元敏等统带兵勇各船，跟踪追击，并咨渐省合力会剿，仍严守江浙交界之马迹山、苏洋扼要之余山，以防去而复来；并饬预备精兵二千名，雇船四五十只，配载接应。如已剿办得手，即行撤回，以节糜费。谨将近日办理情形，附片缕悉陈奏，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只可奋力为之，难再缓纵。钦此。”

奏报空运灌放第一塘日期折子

奏为恭报回空漕船灌放第一塘日期，循例由驿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将空运首帮行入江境日期于霜降安澜折内，附奏在案。查本年入境之期较上年迟至两旬，必得加紧儕行，庶可不误归次。经臣委员责令驰赴邳宿一带，会同沿河文武严速催提，并咨漕臣杨殿邦一体督催各帮军船陆续南来。旋据淮扬道查文经稟称，外南厅属河口旧草闸内外挑束等坝，并该闸上下迎水分水雁翅、御黄二坝，临清埝鉗口坝，间有朽腐蟄塌之处，分别镶修完整，塘河亦挑挖深通。其北岸中河水面较低，察看不足敌黄，经该管道厅封闭半路刘滚坝，酌镶护扫，并将盐闸下板，收蓄清水抬高，即启杨庄头坝，催船渡黄。惟南岸本系空塘，黄河存水尚大，内外高下悬殊，深恐草闸吃重，先启临清埝，引清水入塘，借资抵托，仍即堵闭。臣于十月初八日亲驻河口，督率道将等启除临黄埝，将回空首进大河前帮起至江淮六帮止，共二十四帮，计船九百一十四只，以次提进草闸，立堵临黄埝，启放临清埝，催令飞挽南下。至淮扬运河水势充盈，高邮四坝及昭关坝因来源尚旺，未即堵闭。而军船绕湖行走，历年旧章，先经饬令该管文武妥为筹备，沿途插立标杆，分派弁兵节节指引，可期顺利无阻。除再催提后船接续放渡外，所有空运灌放第一塘日期，谨恭折循例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再，两江总督系臣本任，毋庸会衔，合并陈明。谨奏。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初十日具奏。

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奏保防工出力人员折子

奏为遵旨酌保防护要工尤为出力人员，仰祈圣鉴事。

窃照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初二日内阁奉上谕：“李星沅奏霜降安澜一折，本年黄河来源甚旺，兼之伏汛大雨，河湖同时并涨，奇险叠出，该文武员弁等奋力抢护，化险为平，着李星沅择其尤为出力者酌保数员，候朕施恩，毋许冒滥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激励人材，微劳必录，跪诵之下，莫名钦感。伏查河工地方员弁或专司修守，或例应协防，即候补各员一经派委防汛，均属分应出力。惟本年水大工险，实为罕见，在事印委员弁昼夜巡防抢护，均极辛勤。兹奉温纶，饬查酌保，臣恪遵圣训，不敢稍涉冒滥，谨择其尤为出力者，缮具名单，恭呈御览，伏候恩施。至在工学习之刑部员外郎张道进、工部主事郭礼图，派防大汛，勤慎精详，除俟学习期满再行核奏外，查河库道法良、徐州道韩椿、淮海道颜以燠、常镇道姚熊飞、前署淮扬道周焘、署淮安府知府候补道胡调元、徐州府知府李正鼎、扬州府知府吴葆晋、署河营参将吕邦治、淮徐游击黄佩、署淮扬游击安振业，各勤厥职，拟均请旨交部议叙。其馀出力较次员弁，容臣分别等第循例造册咨部核办。为此恭折具奏，伏乞圣鉴训示。再，两江总督系臣本任，毋庸会衔，合并陈明。谨奏。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十二日具奏。

奉朱批：“另有旨。钦此。”内閣奉上諭：“李星沅奏遵保防护要工尤为出力人员开单呈覽一折，本年南河河湖并涨，奇险叠出，经该文武員弁巡防抢护，悉臻平稳，自应量加鼓励。河庫道法良、徐州道韓椿，淮海道顏以燠、常鎮道姚熊飛、前署淮揚道周焘、署淮安府知府候補道胡調元、徐州府知府李正鼎、揚州府知府吳

葆晋、署河营参将吕邦治、淮徐游击黄佩、署淮扬游击安振业，均着交部议叙。铜沛同知金安澜，着赏还顶戴；署扬河通判先尽同知张渼，着不论班次遇缺即补；署山盱同知遇缺即补；同知沈文藻、扬运通判缪鎔遇缺即补；通判张孝韶，均着交部议叙；候补同知王漳、候补通判胡志章，均着归先尽班补用；清河县知县刘于淳，着赏加同知衔；大挑知县刘树勋、胡克文，均着免补本班，以沿河知县酌量补用；候补直隶州州判郝植松，着以属州判县丞借补；候补县丞陈迪恂，着归先尽班补用；都司衔扬河营守备阙兴邦、睢南营守备杜士贵，均着以应升之缺尽先升用；泛水汛千总刘华清、永安汛千总郭定邦，均着赏加守备衔。餘着照所拟办理。该部知道。单并发。钦此。”

奏谢霜降安澜议叙折子

奏为恭谢天恩事。

窃臣钦奉上谕：“李星沅奏霜降安澜一折，李星沅着加恩交部议叙等因。钦此。”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伏念臣识同蠡测，愿切蠽和。三策未娴，止因人而成事；双符暂绾，方省已以增虔。乃蒙甄叙俯加，隆施曲逮。钦幸交深于丹笔，修防益凜于黄流。障百川以回澜，天所助者顺也；协一诚而叙轨，臣何力之有焉？欣覩神应丕昭，鸾绎重德馨之报；更值釀膏渥被，鸿勑上安宅之诗。所有微臣感愧下忱，谨缮折恭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谨奏。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十二日具奏。

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述职请覲折子

奏为微臣述职届期，吁恳天恩，俯准入覲，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自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由调补江苏巡抚抵都陛见，嗣蒙简擢云贵总督，旋调两江总督，均奉旨：“即赴新任，无庸来京。”臣供职三年，刻深依恋，计至本年十一月，即届请覲之期。现查各属灾区，抚臣陆建瀛已加覆勘，仍当慎选印委散放赈需，务期一律核实。营务节经督饬，近复咨催提镇统带巡洋兵勇会同浙省舟师跟追被劫商船，盗氛亦稍敛戢。漕船回空灌塘济运，及勘堵义河、昭关各坝，办理均各顺平。尚堪仰纾宸注。惟臣才识迂暗，极知任重不胜，当此盘错交乘，实繁且窘，有未敢形诸章奏者，必须匍赴阙廷，跪求恩训，俾驽骀报效，借免危途。即犬马愚诚，亲邀慈照。如蒙俯允，所请两江总督关防应否移交抚臣署理，祇候谕饬遵行。所有兼署河督篆务，仍俟新任河臣杨以增到浦接卸，臣即于封印前束装北上，叩谒天颜，不胜瞻依待命之至。谨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十二日具奏。

奉朱批：“朕非不愿与卿相晤，然总因公务丛杂，难离本任。可暂停来京，下届奏请可也。钦此。”

变通南河大挑知县借补章程折子

奏为南河大挑知县借补无期，拟请量予变通，以励正途，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大挑知县分发河工学习，凡谙练河务甄别留工者，定例先以佐贰借补。又佐贰之州同、州判、县丞三项，补缺次序先尽

正途一人，次尽正途一人，试用大挑二人，捐纳先尽一人，捐纳次尽一人，教习并教职合为一班，酌量补用二人，投效分发试用一人等语。是河工大挑按班借补向系九缺得四，原以疏通寒畯，不致壅滞正途，惟自豫工例开及捐输、议叙、遇缺即补者，接踵而至。续奉部议新章，此项留工人员应俟遇缺即补无人，再行按班序补，诚为鼓励捐输起见，不期河工大挑适为遇缺所压。臣查南河遇缺佐贰，现已实繁有徒，非十数年所能补竣。况后来者正难豫定，若俟遇缺无人，方准借补，则大挑竟无补缺之期。虽地方大挑知县序补同属按班先尽遇缺之员，第知县加捐遇缺银数既多，人数亦少，兼之大挑本班均可一律加捐，尚无窒碍，独河工大挑借补佐贰，既与知县有间，即为佐贰，不能长此固穷，几同闲散。较之地方大挑知县，一则序补有资，一则到班无日，相形见绌，未免向隅。可否吁恳天恩，俯赐量予变通，准将河工佐贰州同、州判、县丞三项，缺出补用，遇缺三人间用，先尽次尽正途，酌补一人，试用大挑一人，庶于鼓励捐输之中，仍寓疏通正途之意。将来遇缺无人，查照旧例轮补，俾寒素得以自效，人材亦资造就矣。是否有当，臣谨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覆施行。谨奏。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十二日具奏。

奉朱批：“吏部议奏。钦此。”

附奏拿获日照匪徒，解归山东办理片子

再，山东日照县匪徒讹掠拒捕一案，先后准咨开单，即行海州查拿，业将擒获鲁六即鲁忠元、姜爱元二名，附折奏明在案。臣等仍严加督饬，务令悉数就擒。节据该地方官稟报，会督委员、兵役，带同眼线，分投采缉，于八月十八、十九、二十等日拿获

兰山县人张三咬即张必、解宗元，海州人马锡会、姜玉朋，郯城县人孟广友等五名。均讯供在郯城盐店官庄会遇在逃之滕县人李方本，邀令人幅抢夺，同至日照县碑廓集会齐，曾到事主马兆麟家伙抢银钱衣物，并李方本喝众迎拒官兵，伊等在远观望等供。并在姜玉朋名下起获赃衣十九件，白布包袱一个。又于九月二十及二十七日拿获赣榆县青口人陈义，海州横沟庄人李廷树、李光法等三名，其年貌住址均与单开相符，研讯犯供，忽认忽翻等情前来。臣查已获李廷树系山东指拿幅首，李光法、陈义亦系指拿幅伙，李光法又曾在海州犯窃有案。该犯等坚不吐实，自系恃无质证，畏罪狡展。张三咬即张必等五犯，虽东省单内无名，而入幅伙抢已据供认不讳，且在姜玉朋名下起获赃衣十九件，其为案犯无疑，更难保无幅首在内。除札饬海州连前获各犯共十名及赃衣并解淮海道覆审供情，再行解往山东归案办理，一面仍饬上紧缉拿，勿稍松懈外，谨合词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钦此。”

附奏委署通州知州片子

奏再，通州直隶州知州陈介眉钦奉谕旨，升授河南归德府知府，所遗通州直隶州知州员缺系海疆要缺，政务殷繁，甲于通省，本年风潮为灾，办理安抚事宜尤关紧要，必须精明干练之员方足以资治理。查有候补知府何森林堪以委令署理，据藩臬两司会详前来。除批饬遵照外，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览。钦此。”

附奏掣卸石工片子

再，据淮扬道稟称，自道光二十七年霜降后起至二十八年霜降止，洪泽湖历次风暴掣卸石工，计高埝厅属共长三百九十九丈四尺，内除新工着原办之员赔修补，实计旧工长三百八十六丈五尺；山盱厅属共长九百十三丈三尺，内除新工着原办之员赔修外，实计旧工长八百九十六丈八尺，并新工下间有掣卸旧石层路，均已随时补修完整。又据中河厅稟报，半路刘滚坝盛涨时启放减泄，昨因回空军船到境，随将滚坝金门封堵，酌镶护扫，迨清水蓄高，于十月初二日拆启杨庄头坝，以便次第放渡。此项闭启坝工，例归另案造报各等情稟请具奏前来，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钦此。”

附奏遵旨代謝河神片子

再，钦奉上谕：“李星沅奏霜降安澜一折，此皆仰赖河神默佑，普庆安澜。览奏之馀，欣幸钦感。着发大藏香十炷交李星沅虔诣河神庙，代朕敬谨祀谢，用答神庥。钦此。”臣钦遵择吉，恭赍颁发到藏香，亲诣河湖各神庙，敬谨告祭，默陈圣主报祀之诚，常邀福佑安澜之庆。理合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钦此。”

附奏甄别河员片子

再，霜汛安澜保奏，钦奉上谕：“务当认真稽察，举劾兼施。等因。钦此。”臣思河工各员果能端谨自持，修防勤慎，自应核实奖励；馀则循分供职，均可策勉随时。若其行事立心渐染习气已久，虽不至劣迹昭著，即未便概予宽容。查有宿南通判雷体乾，债累颇多，不自振作；中河通判张建勋，质粗见小，舆论未孚，应请旨勒令休致。至河营弁，向借资深事熟，与操防专尚壮勇，微有不同。然使老而不健，遇事仍难得力。除把总协防由臣稽核咨部外，查有宿南营守备李臣彩、睢南营千总孟林，年皆老迈，精力就衰，应请旨勒令休致。谨附片奏参，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另有旨。钦此。”“宿南通判”、“中河通判”、“宿南营”、“睢南营”四处旁均奉朱点。“然使老而不健”句旁奉朱批：“甚是。”内閣奉上谕：“李星沅奏甄劾河工员弁等语，南河宿南通判雷体乾，不能振作；中河通判张建勋，质粗见小；宿南营守备李臣彩、睢南营千总孟林，年皆就衰，均着勒令休致。该部知道。钦此。”

请催空运后船折子

奏为空运后船延不入境，请旨迅饬筹催，以防冻阻，恭折由驿奏祈圣鉴事。

窃照本年回空漕船首帮入境日期，已较上年迟至两旬，臣于到浦后，叠札提催，始得十月初十日灌放头塘，共船九百十四只，即经具奏在案。乃因后船脱空，逐日札饬牌传，并添委漕标署都